

徐复祚《南北词广韵选》编选考

黄仕忠

徐复祚(1560—1629以后),字阳初,别号阳初子、洛诵生等,江苏常熟人。南京刑部尚书徐枋之孙。少年时曾随祖父任,游历稍广。祖父没后,家内多有变故,一生亦多曲折,终生未取功名,晚年尤处贫窘。他曾别号破慳道人、休休生、三家村老、忍辱头陀、慳吝道人,可见他处于怎样艰辛的生存环境之中。徐复祚是晚明重要戏曲家与戏曲理论家,著述甚富。尝仿《辍耕录》,作《三家村老委谈》三十六卷以记当代见闻,未及刊行而散佚。清乾隆间郡人王元傅仅从其族孙访得六卷;嘉庆间黄廷鉴又访得稿本残册二卷,汇为八卷,题《花当阁丛谈》,刊于《借月山房汇钞》。近人邓实从中辑得有关戏曲文字,与所辑何氏曲论合题为《何元朗徐阳初曲论》(1912);后任讷《新曲苑》(1940)转载,将徐氏之曲论单列,改题《三家村老曲谈》,并增补数条;傅惜华等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959)复据任辑本收录,题作《曲论》。总计不过数千字。世人通常所引徐氏戏曲见解,不外乎此。

其实,徐复祚今存最重要的论曲著作,是他辑评的《南北词广韵选》。

《南北词广韵选》在20世纪30年代始受到学者关注。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述及发现的经过,谓“惜编者未署其名,不知为何人。所附评断之语,间有极中肯者,亦多剧坛掌故。……这一类的记载,如果摘录出来,便可成为一部很重要的曲话。将来,想能考得编者姓氏。”^①此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即今国家图书馆。隋树森辑《全元散曲》,谢伯阳辑《全明散曲》,多从中取资。今人曲学著作,亦偶见引用徐氏《韵选》之评语者,但时存讹误^②。惜至今未有全面介绍。笔者尝历数载以辑录整理徐氏评语,总计约得四万字,

①《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328—1329页。

②因《韵选》以行草书写,不易辩识。如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引文。又徐朔方《沈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引文。又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徐复祚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引文。又,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明代条目间有引用,亦存讹误或不确之处。例详后文。

较前辑不啻数倍^①。窃以为戏曲理论史的有关章节需要改写。

兹值校录完成,据研读所得,对此书作一介绍与考释,以期更多学者关注。

此编仿沈璟《南词韵选》,依韵选录南北剧曲与散曲,间有附记,以作评论或说明。这些评语实为近人所辑徐氏《曲论》的原始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徐氏的曲学见解,并可补正《曲论》之失,考见其生平与交往的一些事实。

一、行款与印章

书凡十册。书版字芯高205mm,宽286mm。半叶九行,不计个别字顶格书写,则为行十八或十九字。正文为白棉纸,行草书写,显出一人之手。以《中原音韵》韵部为则,分作十九卷。每卷录该韵之戏曲或散曲。所录之曲,首列剧名或散曲之题目;首次选录时,大都注明作者之名或号。如卷一所录:“《柳仙记》梅明徐髯仙作”、“《题红记》明王骥德作字伯良”;卷四所录“《闺情》元毛舜丞作号双峰”。作者有异说时,则注明一说为某氏所作,如卷八所录:“《月下追韩信》元金志甫作或云费唐臣作”。间亦以一语点明此剧所叙之故事,如卷八:“《硃砂担》东岳太尉到森罗殿对案元□□□”。次录宫调曲牌,并于书眉朱笔注记为“南(曲)”或“北(曲)”,但未注明出于何出何折。所录套曲或只曲后附评语时,低一格书写。评语中所书曲牌名,多用朱笔稍小字体书写。眉批为朱笔小字。所选曲文及评语间有朱笔圈点、小字傍注、尾行双行注、脚注,系辑录后随阅随注。前数卷有句读,间有重点号及圈点;其他各卷所录之曲为徐氏特别欣赏者,亦施圈点。眉批多属选录后之补充说明,或注音韵、异文,或注明曲牌出入之宫调。故此即徐氏原稿,而非一般清抄本;隋树森辑《全元散曲》卷首引用书目列此书,题作“稿本”,可从。

此书目录页钤有东皋逸士、顾霖印、翱翔书圃、长啸一声天地宽、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等五章;除第十五卷外,各卷之首均钤有四槐堂收藏印、宗伯大夫、肃雍堂章、越国王孙等四印。

二、选编时间

此书编选的时间,大致可以考见。

卷四录沈璟《红蕖记》商调【字字锦】套(选自三十九出)后说:

齐微韵极宽,而用者极易犯支思,以沈隐侯诗韵饶之也。即此折,亦直取其用韵之严耳,初不以其辞也。“电览霜威”,是刀笔人谀官长恶谈,以当雅词可乎?沈先生作《南曲全谱》,其持论不翅词家南、董,而自运乃如此,信乎知行两途也。大率通记诸作,俱黯淡无色泽,叩其音,中金石者甚鲜。盖意近则逃之乎难辞,辞庸则逃之乎僻事,殊妨词家本色,不敢贵耳而依违众喙也。或曰:沈先生尚有《双鱼》、《义侠》等传,极称当行,君自未

^①全部文字已刊于《中华戏曲》31、32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2005年。

睹其佳者耳。余家贫乏书,实未见此几种。俟借得览时,如果佳,便当尸而祝之,何暇惜此老腕乎?

卷一录沈璟《双鱼记》商调【水红花】二支(选自第四出)后说:

余向知沈先生有《双鱼》等记,佳于《红蕖》,而海上鲜习曲者,无从觅览。丁巳秋,于王、阿咸从道中并《埋剑》寄至。读之,果胜《红蕖》不翅倍之,以其渐近清真自然,无甚晦涩生硬耳。

据前一条,徐复祚开始选编《韵选》并撰写评语时,尚未见到沈璟的《双鱼记》与《埋剑记》;据后一条,徐复祚在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才得见此二剧,随后收录其曲,多予佳评。

从《韵选》所选沈氏剧作情况看,《红蕖记》列于《琵琶记》、《拜月亭》等宋元戏曲之次;而《双鱼》、《埋剑》则录于各卷之末(详后),可知万历四十五年前后,《韵选》中传奇部分应已经基本编就,徐氏遂将新得材料顺次抄列于后。

又,卷一录《长命缕记》【香遍满】等三曲(选自第五出《兵窰》)后有长篇题识,内云:

丁巳岁,余友章伯敬从皖城归,手一册惠余,则禹金所作《长命缕》也。询禹金起居,始知己化为异物,不觉泫然。

梅禹金生前已把《玉合记》寄给徐复祚;《长命缕记》则直到万历四十五年丁巳才看到。但徐复祚没有像对沈氏《双鱼》、《埋剑》二剧那样,将《长命缕记》附于各韵之末,而是直接列于《玉合记》后。原因当是选录《长命缕记》曲文较多,且常以此剧为参照,以大段评语回忆与禹金的交往、并将二剧比照以作评论,所以徐复祚对所录序次作了适当调整。从这一点看,徐氏在万历四十五年时尚未编定此书,此后仍据新得资料对所录曲文的序次作过一些调整。

此选仿沈璟《南词韵选》而作。沈作有万历间吴江刻本、近人郑骞点校本。沈选在万历三十五年前已编成^①;徐氏《红梨记》万历三十八年庚戌脱稿^②,是年沈璟去世。《红梨记》中,徐复祚也并未能做到此选所要求的先天、廉纤、寒山及齐微、支思、鱼模等韵细加区分,所以徐朔方先生认为可能其“曲律见解形成在后”^③。故徐复祚此选之始编应不会早于万历三十八年。

此选北剧部分除《西厢记》与《追韩信》两种外,均不出臧懋循《元曲选》范围;《元曲选》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序。徐复祚与臧氏相厚,他可能很快获得此书,并予采摭。徐氏《韵选》的初稿编定,则在《元曲选》刊行之后。

徐朔方先生亦据徐复祚得到《长命缕》的时间,将《南北词广韵选》系年

①吕天成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所作《义侠记序》说:“先是,世所梓行者,唯……《南曲全谱》、《南词韵选》。”

②《曲论》说:“庚戌成《红梨》后,遂烧却笔砚。”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244页。此语原出《韵选》卷一《长命缕记》后评语,作:“遂为烧却笔砚。”

③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自序,《徐朔方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8页。

于万历四十五年或略后,可从^①。但细观所录曲文及评语,编成后仍续有补充、校订、圈点;另外,虽然徐复祚在万历四十五年已经得到《长命缕》、《双鱼》、《埋剑》三剧,但它们被补辑的时间并不一定相同,可能会晚一到数年。

此书为行草书写,以徐复祚晚年之窘境,他本人可能也没有想过刊刻问世。从《三家村老委谈》等著作数十年后即散佚的情况看,此选十册十九卷能够完整地保持下来,实为不易。

三、选录标准

徐复祚在卷首即说:

沈先生有《南词韵选》,其立法甚严,凡不用韵者,词虽工弗收也。然南词耳,不及北也;散曲耳,不及传奇也。余隘之,特为广之。独《琵琶》一记,若拘以韵,入选者能几何哉?凡世之所脍炙者,悉出入于两韵、三韵之间,岂能尽割去弗录?是用少假借之。自余不敢犯先生之约。

沈选为明散曲选集。选明代文人散曲而以周德清韵为标准是可行的,因为文人散曲大多能够遵守中州韵。徐氏“广之”而至北杂剧,也无问题;但扩展至南曲,便必然出现扞格难通之处。因为南曲源自宋代南方的戏文,多用南方方音,与北曲的用韵实不相同。

徐复祚对南北曲用韵问题存在误解。他认为南曲出于北剧之后。他在卷一录王骥德《题红记》【香柳娘】四曲(第三出《诏入长门》)后说:

王伯良曰:“周德清《中原音韵》,元人用之甚严,自《拜月》、《伯喈》始决其藩,传中唯齐微之于支思,先天之于寒山、桓欢,沿习已久,聊复通用;更清之于真文,廉纤之于先天,间借一二字偶用,他韵不敢混用一字。至北调诸曲,不敢借用,以北体更严,存古曲刑也。”^②夫词曲之有《中原韵》,由《选》体之有古韵,近体排绝之有沈约韵也。诗不可越韵,词曲独可越乎?若曰自《拜月》、《琵琶》始,二传之不可及者固多,奈何不思效之,而独效其出韵,此何说也?若曰严于北而宽于南,尤属可笑。体有南北,韵何尝有南北乎?周君时特未有南词耳。假周君而操觚为之,当又严如北耳。所谓为此道,不得不用此法也。且舍韵而作,又何难焉?^③

徐复祚还说:“若夫作曲,则断当从《中原音韵》。”^④从“周君时特未有南词耳”一语,可知徐复祚对宋元南戏一无所知,才认为南曲传奇出于北剧之后,

①参《徐复祚年谱》,《徐朔方集》第二册,340页。

②原文参见《古本戏曲丛刊》二集《韩夫人题红记》之《重校题红记例目》第二条,徐氏引用时略有删节。

③此条修订后见《三家村老委谈》,今辑入《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页238。

④《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页246。

南北曲都应按周德清之《中原音韵》为依据,并在评语中屡叹《琵琶》之出韵或混押,致有佳曲而无法入选。由于这一认识错误,不仅使一些评论放了空炮,还直接影响到他对许多明代曲家的评价。

四、选录序次

从所选之剧与各剧所列的序次,大略可见徐氏编选的原则,兹列前三卷示例。

第一卷东钟:△《西厢记·莺莺听琴》、△《琵琶记》(三套)、△《荆钗记》、《香囊记》、△《柳仙记》、△《红蕖记》(二套)、△《龙泉记》、△《吕仙三度城南柳》、△《玉玦记》(四套)、△《五伦记》(二套)、△《连环记》(二套)、△《红拂记》(二套)、《窃符记》、《灌园记》、《白兔记》、《玉合记》(三套)、△《长命缕记》、△《春芜记》、△《题红记》(二套)、△《昙花记》、△《张天师》、△《情词》、《小尉迟》、《情词》、《咏梅》、△《双鱼记》、△《埋剑记》。

第二卷江阳:△《西厢记·僧房假寓》、△《拜月记》(二套)、△《琵琶记》(三套)、△《柳仙记》、△《红蕖记》、《龙泉记》(二套)、《明珠记》(三套)、《黄孝子》、△《五伦全备》、△《浣纱记》(三套)、《玉玦记》(五套)、《玉合记》、△《长命缕》(四套)、△《窃符记》、△《灌园记》(三套)、△《昙花记》(四套)、△《彩毫记》、《玉壶春》、《三醉岳阳楼》、△《陈抟高卧》、△《夏景》、《双鱼记》(二套)、《埋剑记》。

第三卷支思:△《西厢记·锦字传情》、△《尺素缄怨》、《柳仙记》△《红蕖记》(二套)、△《玉玦记》、△《题情》、△《闺思》、《红拂记》、《妓女人道》、《长命缕》、《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潇湘雨》、《陶学士风光好》、《埋剑记》。

以上加△者有评语或眉批。从上列三卷所选作品来看,徐复祚特别推崇王实甫《西厢记》,故取以为首,并详加批语、圈点、眉批,不吝赞美之词。其他各卷凡选录《西厢》曲文,均冠于卷首。将《西厢》所选之曲及评语依原剧之序列之,实为一完整的《西厢记》评本,且较今存之托名评本,无论识见与价值均高出远甚。因笔者已经有专文介绍,兹不赘述^①。

《西厢记》之次则为《拜月亭》、《琵琶记》、《荆钗记》等早期南戏;然后为明传奇;再次则为北剧和散曲。明代曲家中,似较为推崇徐霖之作与沈璟的《红蕖记》,以此两人列于《西厢》、《拜月》等之后,而位于其他明代作家之前;但沈璟的《双鱼记》、《埋剑记》显然是由于得到时,此选已经编就,所以未直接系于《红蕖记》下,而是顺着当时已经编成的次序,列于最后。徐霖之置于前列,是因为徐复祚对他的剧作与用韵较为欣赏。《红蕖记》引录较多,徐复祚

^①见拙作《明人评〈西厢记〉资料的新发现》,载《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在第十九卷中专门作了说明：

余选词于《红蕖》独多，非爱其词也。沈先生部伍甚严，用韵亦慎，且十九韵皆备。今人作传奇，俱不肯备韵。……然则沈先生之《红蕖》，又宁非传奇中之白眉乎？姑识此于末韵，以告后之作词者，知谨于用韵云。

徐、沈之外，张凤翼因为姻亲的关系，徐复祚对其剧作较为了解，所选之剧与评语也较多。而值得关注的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及《紫箫记》无一曲入选，也无一字提及。显然是徐氏认为按照《中原音韵》的要求，汤氏之作皆不合格。近人所辑徐氏《曲论》内虽然有几处提到汤显祖，但均非正面肯定性评价^①。可见他从南北曲同一用韵的标准出发，对汤显祖的剧作评价很低。这在晚明曲论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五、所录曲文来源与版本价值

此书所选南戏与传奇剧目如下：

《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黄孝子》、《五伦全备记》、《香囊记》、《柳仙记》、《龙泉记》、《宝剑记》、《绣襦记》、《玉玦记》、《连环记》、《红拂记》、《窃符记》、《灌园记》、《千金记》、《明珠记》、《红蕖记》、《双鱼记》、《埋剑记》、《昙花记》、《彩毫记》、《玉合记》、《长命缕记》、《灵宝刀》、《彩楼记》、《春芜记》、《葛衣记》、《题红记》凡三十种。

以上诸剧，徐霖《柳仙记》和沈龄《龙泉记》今无传本。此选录有《柳仙记》十七段，且未见他种选本，最为难得；后者选录十段，另见《群音类选》、《词林逸响》等收录散出^②。《黄孝子》、《葛衣记》、《连环记》等今仅存清抄本，《长命缕记》今仅存崇祯刊本，《彩毫记》今仅存汲古阁刊本，此选所录，可资参校。《五伦全备记》与今存本文字颇异，可资考订。

《千金记》选录二段，一为卷十一之〔驮环着〕“摆鸾旗拥道”套（选自二十六出《登拜》）；一为卷十六之【锦缠道】“把英雄，都付之淮水流”一曲（选自第八出《受辱》），与汲古阁刊本《千金记》比勘，两者实为同一剧，唯此选颇可正汲本字词之讹^③。又，卷八录金志甫《月下追韩信》折后，有评语谓：“此折

①《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240页曰：“玉茗堂四传，临川汤若士显祖先生作也。其《南柯》《邯郸》二传，本若士臧晋叔先生所作元人弹词来。晋叔既以弹词造其端，复为改正四传以订其讹，若士忠臣哉。”244页曰：“汤临川作《紫箫记》，亦纷纷不免于猪嘴关。”245页说孙柚的《琴心记》，“不若梁长《浣纱》之传，然较之宣城之嵌宝拣金，临川之字覈句鬼，则大相径庭矣。”

②参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330页《龙泉记》条；唯辞典谓“《南北广韵选》还选有四支曲子”，实误；又引录《韵选》对此剧的评语，亦有讹字。《韵选》所录共十段数十曲。

③如汲本二十六出〔合乔松〕，此作〔合生〕：“沉烟顿消”，“沉”此作“尘”；“驰车骤马终宁”，“终宁”此作“纷纭”；“锋芒白刃吾当道”，“道”此作“蹈”，均可据以正讹。

今载《千金记》内（忠按：见汲古阁本二十二出《北追》），坊板既多亥豕，而俗师传唱，率意改之，几不可解。……《千金》，一名《登坛》，明李方麓作。”又，徐氏《曲论》也说：“李伯华开先《林冲宝剑记》，‘按龙泉’阙亦好，徐只平平。《韩信登坛记》，即《千金记》，本元金志甫《追韩信》来，今似《追点将》全用之。”^①然《九宫正始》有注谓：“元时先有《淮阴记》，又有《十大功劳》及《登坛拜爵》，与今《千金记》，共四易本矣。”^②徐复祚显然误把沈采《韩信千金记》当作李氏《韩信登坛记》了。

所选杂剧有：《西厢记》、《潇湘雨》（第二折）、《梧桐雨》（二、四折；评语内录第三折曲句）、《墙头马上》（第三折；评语内录第一折曲句）、《汉宫秋》（第一折）、《三醉岳阳楼》（第一折；评语内录第二折曲句）、《雷轰荐福碑》（三、四折；评语内录第一折曲句）、《陈抟高卧》（全四折）、《黄粱梦》（第一折）、《曲江池》（一、三、四折；评语中录第三折曲句）、《陶学士风光好》（第四折；评语内录第一、二折曲句）、《张天师》（第一、三折）、《伍员吹箫》（第二折）、《月下追韩信》（第二折）、《王粲登楼》（第一折，评语内录第二、三折曲句）、《倩女离魂》（第一折，注明用臧本；评语内录第二折曲句）、《匹配金钱记》（第一、三、四折；评语内录第二折曲句）、《两世姻缘》（第三折；评语内录第一、二折曲句）、《扬州梦》（第一折；评语内录第三、四折曲句）、《昊天塔》（第二折）、《马陵道》（第四折）、《赚蒯通》（第一、三折）、《小尉迟》（第一折）、《冻苏秦》（第一折）、《朱买臣》（第四折）、《硃砂担》（第三折）、《来生债》（第三折）、《吕仙三度城南柳》（第二、三折；评语内录第一、四折曲句）、《玉壶春》（第二、三折；评语内录第一、四折曲句；此剧从臧本题武汉臣作）、《误入天台》（第一、四折）、《度金童玉女》（第三折）、《萧淑兰情寄菩萨蛮》（第一、二、三折）。

其中《西厢记》选录最多，并另得多种本子作参校；《追韩信》今存有元刊本，但此选所录，实从《词谑》来^③。《张天师》、《倩女离魂》评语中已经注明用臧晋叔本；其他各剧，不出臧选所录范围，可见《元曲选》为主要取资对象，所录文字基本同臧本。

又，卷八所录《王粲登楼》第一折虽同《元曲选》本，而卷四附列《王粲登楼》第三折段落，某些曲句同元刊本而与今传本颇异，这是因为这些曲句实是

①《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236页。

②《九宫正始》册四中吕[剔银灯]下注。

③《词谑》录此套后说：“此套元刻有【水仙子】、【夜行船】，亦只平常。有尾声，他刻皆不载，予为之删其前而存其尾。”此数语徐氏作为康海之语而引用于评语中；核其所录曲文，文字同《词谑》而异于元刊本；其所批评的俗本，则同汲古阁本《千金记》，并依《词谑》同样刊落元刊本之【水仙子】、【夜行船】二曲。又，《千金记》所录均同徐氏所批评的“俗师”所改，但徐氏批评的某些俗师所改内容，实系元刊本旧貌，而异于李开先《词谑》。

从李开先《词谑》中移录的。李开先曾藏有元明人杂剧一千七百余种,尝作《改定元贤传奇》,又据元刊本钞录《王粲登楼》传于后世,曾为清何焯引用;故《词谑》所选自与《元曲选》本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所录石君宝《曲江池》曲文。《曲江池》今存顾曲斋本与《元曲选》本,后者显然是据前者稍加改订而来,两本基本一致。《韵选》卷四选录第一折仙吕【点绛唇】“春日迟迟”套、卷十五录第三折中吕【粉蝶儿】“月馆风亭”套及卷十八录黄钟【醉花阴】“好教我怨绿愁红自伤感”套;卷十《洞宾三度城南柳》南吕【一枝花】“蝇头利不贪”一套评语内摘录《曲江池》内佳句三段:“做虔婆的把千斤斧劈开脑袋,做小娘的将九股索套住咽喉。”又云:“玉梗牙休兜上野狐涎。”又句云:“铁铤盃少去煎,铜磨筭再休转,纸汤瓶不须纨扇,好将那水塌房皮解库关的完全。”按:与今存本《曲江池》相比较,仅第三折中吕【粉蝶儿】套基本相同,两者原出同一剧;仙吕套虽与第一折曲牌用韵相同,但文字全异;南吕【一枝花】套与今存本第二折文字用韵均异;【醉花阴】套当为第四折,而今传本第四折作双调【新水令】,文字与用韵全别。笔者初核曲文,以为徐氏所据版本有今人所未见者。及查同题材作品,始知除第三折外,其他曲文实出朱有燬杂剧《曲江池》。徐复祚因二剧同名而误归石君宝名下了。

徐氏“家贫乏书”,“海上鲜习曲者,无从觅览”,他于戏曲版本并无独得之秘。故《韵选》所录元人杂剧虽多,竟无一孤本稀曲可资辑佚。近人所辑徐氏《曲论》有一段文字可以释此疑:“北词,晋叔刻元人百剧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闹阴司》,贾仲名《度金童玉女》,王子一《刘阮入天台》,刘东生《月下老世间配偶》,丹丘先生《燕莺蜂蝶》、《复落娼》、《烟花判》,俱曾一一勘过。”^①则徐复祚所曾校勘过的版本,臧氏《元曲选》外,原不过数种而已。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其中《闹阴司》、《燕莺蜂蝶》、《复落娼》、《烟花判》四种今无传本,而《韵选》亦未录一字。

散曲有《妓女入道》、《情词》(二套)、《咏梅》、《夏景》、《闺情》、《春景》、《雨》、《好睡妓》、《秋怀》、《闲居》、《方外观》、《田老口》、《云巢》、《心远轩》、《忆所见》、《豪放》、《闺情》、《金陵渔隐》、《送友归吴》、《闺情》、《思情》、《赠妓李素莲》、《香绵》、《暮春闺思》、《惜春》、《西湖》、《夏赏》、《春夜归思》、《闺忆》、《春思》、《盼望》、《警世》、《春日即事》、《伤秋》、《离恨》(二套)、《奕棋》、《重九》、《愁思》、《闺恨》、《有怀》、《春思》等,题目多有重名且出自不同作者,此不细加分析。

徐氏引录曲籍材料最多的,当推李开先《词谑》。此书含“词谑”、“词套”、“词乐”、“词尾”四部分,其中“词谑”明刻本含三十四段,此选本引录有十段;至少有十七套曲子及摘句摘曲和九处评语引自“词套”;另有一处尾声

^①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页241。

书讯:清内府书画编纂稿

精装 16 开, 990 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 定价: 120.00 元, ISBN: 7-5013-2811-0/K.1210

本书为清内府原藏于沈阳故宫翔凤阁内的四百余件历代书画珍品详目, 书中所记珍异书画之品与清廷分贮于此地的其他宝物一样, 基本上是乾隆时期从北京调运至此, 以后渐次有增, 主要是供皇帝东巡驻蹕期间把玩、赏赐之用。这些藏品大多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统治时期被运回北京, 抗战后又流散各地。

这部书画详目当是清廷典守沈阳故宫的官员所作, 内分卷、轴、册、经、幅、额、联七类, 每类首冠宸翰(帝王笔墨书画), 次及唐宋元明清各名家、无名氏及能工巧匠之作, 详记作品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题跋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印玺等等。今据国家图书馆藏此书画详目编纂时的原稿本影印。

引自“词尾”, 但已经提及此章所选全部十二支尾。《词谑》各传本均未题作者, 近人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据内证考定为明李开先所作^①。徐复祚则因书中文字表明撰者与王九思交往甚深, 遂误以为作者是王九思的好友康海。他所引《词谑》评语中, 有八条径称“康德涵云”、“康武功曰”(其中出自“词套”者七条, 出自“词尾”者一条), 故吴书荫先生据此撰文以为《词谑》中“词谑”、“词尾”两部分是康海所作, 《词谑》为康、李著作合刊本^②。于此问题, 笔者已另文商榷^③, 不赘。

作者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①参见《集成》第三册“词谑提要”。其实最早拈出者为孙楷第先生, 见所撰《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一文, 载《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一期, 1939年; 又收入《沧州集》,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②《〈词谑〉的作者献疑》, 《艺术百家》2002年第二期。

③《〈词谑〉作者确为李开先》, 《艺术百家》2005年第一期。